

毛

詩

要

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

詩有自見姓名或傍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叙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一篇周公作也外

傳尚得言是叙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誅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王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鷓鴣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頌非常

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
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三如家父仍叔凡伯未必與春秋同一人

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相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
是大夫也相十五年以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
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
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王之
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
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
仍叔箋引相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
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相
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
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
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
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被詩亦
凡伯也言老夫不得下及幽王

尹氏大師民憂而畏不敢戲談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赫赫
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
供瞻視惓惓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
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
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會稟齊
下以刑辟也

四雖云國既卒斬未至如東遷後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如是則

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
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
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
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
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

國周之氏傳讀從邱箋榘轄之榘

正義曰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
於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

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
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
讀從邸若四時有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
以毗爲毗益故爲厚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
世之極鎔說文云極車轄也則極是鎔之別名
耳以鎔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曰褒姒遠人此姻婭不必專是其親

正義曰褒姒褒人所獻未有親戚可任幽王耽
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

王

婦言是用姻婭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

弟

二后之親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婚姻矣而角弓

此佳姻

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

發

同類相愛婚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

發

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亂隨月生我憂如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如醒誰秉國成病酒曰醒成平也箋云弔至也

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

無背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
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
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不自爲政鄭謂更授命二王辯之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
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
命民乃得安正義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
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

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紂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下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

四方蹙蹙言日見侵削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

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
雖使馳騁無所之也

十一 自稱家父猶寺人孟子不憚誅罰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
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
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
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
亦此類也

十二 正月若建寅固有霜此正陽之月

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
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
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
慝未作謂未有陰氣

三傳以臣僕爲有罪箋并及臣僕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投
之圓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
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正義曰王肅云今之王立有好陷入人罪無辜下
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箋以言并
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易
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
以爲臣僕

四 召故老訊占夢言不尚道德信徵祥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

臣在朝侮侵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臣以燎方揚寧或威喻威周者為甚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正義曰於時宗周末滅見微知著

墮女載乃請長者助言國危求賢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
葉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
危而求賢者已晚矣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
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
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
訓輸為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
作墮

昏姻孔云毛謂妻黨周旋不能及遠

正義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有嘉善之穀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茲至此政兮憂心慙慙然痛也

十月之交等四篇鄭云刺厲毛移此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爲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

九

鄭

事

幽王

刺厲王

事

有定此篇譏皇公擅恣日月吉凶正月惡
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
相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正義曰
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
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
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
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
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為厲王又
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罪有定此篇譏皇

父擅恣日月告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
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
月惡褒姒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
主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發豔妻非幽王之后
鄭語云幽王八年相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
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
鄭相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
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
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

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
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
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
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
方盛之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
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
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
爲后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
無刺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

聖賢

理欽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
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
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
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是一人之作故以
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
王孫毓疑而不能決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
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
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
詩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

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一光詩言月比皆夏時箋以此日食爲周十月夏

八月

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也一食而有二象

月食日

侵辛

一食而

有二象

三六

日有柔而皆爲君辰有陽而皆爲臣

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

四六

鄭唯言卯侵辛緯又取休王剛柔

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謂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

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為義以辛是柔也
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
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為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
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略之也昭二十
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
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用事
王廢休廢又壬為岡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

杜預謂日月食無常時因名示義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
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
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
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
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
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
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不食

非實然也

七 日月食可推亦有不依交限而食

八 王基云以歷校之此會當在共和前

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大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筭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云矣今

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
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
世通儒未有以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
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
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
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
謬矣

世以日食爲重故月食爲常

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

非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與日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是也

山家謂頂萃謂厓厓或作嵯峨山崔嵬

子規
反

釋山云山頂家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萃者厓
張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峨此經
作萃筴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
徐邈以萃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
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若厲王時百川沸伯陽父不當遠取二代

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厲

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至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三 六人爲黨皇父爲首豔妻主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蹇維趨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裒以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

番聚蹶禍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
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謂行之甚也敵
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
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工士也掌王
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
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主馬之政師氏亦中
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
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
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鄭謂冢伯爲冢生得與士同列權寵相連
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
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冢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
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
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
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大宰小宰不言冢是冢
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
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
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

三

亡子官

有不次

便文取

議

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位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也廼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都鄙立兩設伍今三有事自同畿外

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
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
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愍然強欲遺留一
老使之守衛我至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
居向邑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
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
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亦云見
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
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

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不
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
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
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六 嗜沓對語而背相憎此孽匪天由人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嗜沓背憎職競由人嗜猶
嗜嗜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為災
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嗜嗜沓沓相對
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主由人也

⑦三 友於王無親故可舍去已不敢效
我不敢微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
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微之

按此第十八葉缺今從舊抄本錄補

道光丁未五月朔記

要義卷第十二下 小雅兩無正至巷伯

詩成而名曰兩無正箋傳刺幽厲異

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兩無正也經七章皆刺幽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鄭以周宗滅爲厲王出鎬京與傳異

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已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

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
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
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
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旣爲昊天所疾故今宗
周鎬京旣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
餘筴備

厲王流彘周召行政曰共和

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諉王召公諫曰民不堪

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
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

四彘在漢屬河東晉時郡分而縣移

韋昭云彘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
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
移故與漢時不同

三事大夫謂三公大夫公卿之通稱

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所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二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

六 變傳以不能言巧言皆謂賢者

哀哉至處休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
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
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
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
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接
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忤逆小人
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譏勝賢
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

厲王時爲異

七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

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

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

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剗微之者書傳

注云剗切說文云剗摩也謂磨切其傍不斥言

八云不可使則得罪云可使則友然

維曰于仕禮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矣

云可使怨及朋友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
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君今衰亂
之世云往仕乎甚急且危急且危以此二
者也正義曰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
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
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
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之招其友俾遷居王都辭以無室

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

鼠訓憂泣血無聲而出淚淚比血

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

一 違臧而依否此道將何所底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澆澆訛訛爾雅謂莫供職不解其文

釋訓云澆澆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澆澆訛訛之文澆澆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爲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國發言而無執咎如匪行而坐謀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訕訕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國左傳駢也受其咎是執咎

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

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
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國築室于道謀不得遂不成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
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
同故不得遂成也

國發軔謂去支輪木而發行

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
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

也

廿 毛意國雖小民雖少猶有聖哲謀肅又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
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箋云靡無止禮盬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
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
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敷作聖明作哲

無音
無反

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
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正義曰定本及集本聖上
無人字廉止言國靡臚言民文勢互相通耳鄭
訓臚爲法王肅讀爲懔懔大也無大有人言少
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
今同之鄭說

疏所引書五事注非孔傳疑是鄭

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
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被注云皆謂政所

七

致也君思敏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
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
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敏與此
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
以人所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
思爲要
此以優
劣重
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
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

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

三 人知暴虎馮河之害不敬小人亦危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河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兼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四 發夕至明不寐有懷文武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以文武創業

小宛

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四飲酒溫克謂溫藉自持溫蘊通

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裏白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有菽喻王位無常家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四 螺贏 媪 照 螟 蛉 變 爲 己 子

傳 螟 蛉 至 蒲 盧 正 義 曰 皆 釋 蟲 文 郭 璞 曰 蒲 盧 即 細 胥 蜂 也 俗 呼 爲 蠶 螟 桑 蟲 俗 謂 之 桑 蠶 亦 呼 爲 戎 女 鄭 中 庸 注 以 蒲 盧 爲 土 蜂 陸 璣 云 螟 蛉 者 桑 上 小 青 蟲 也 似 步 屈 其 色 青 而 細 小 或 在 草 菜 上 螺 贏 土 蜂 也 似 蜂 而 小 胥 取 桑 蟲 負 之 於 木 空 中 七 日 而 化 爲 其 子 樂 記 注 云 以 體 曰 媪 以 氣 曰 照 謂 負 而 以 體 煖 之 以 氣 照 之 而 令 變 爲 己 子 也

註小宛常棣脊令皆取其不能自止

正義曰毛以爲既王位無常當須自勤於政故
告幽王言視被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
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
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鳥皆飛鳴
而此及常棣獨云雖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
之性

註桑扈竊脂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
食肉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
活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
蒲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
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

三窮盡寡財而仍有獄訟故卜其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掇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
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
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

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三 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故鄭謂寡財

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四 太子之傳作焉變序文以示義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傳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

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

十一 宜咎被讒放逐詩意如舜怨慕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子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訓 鷲卑居斯語辭類苑云鷲斯誤

正義曰鷲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鷲而云斯也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鷲斯之目是不精也

三 桑梓父所樹毛裏父氣母胎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與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三 我辰安在謂六物之吉凶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主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

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
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
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
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壙 壙謂路冢左傳道壙相望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壙之壙路
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
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
壙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正義曰壙者埋也

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象左
傳曰道瑾相望是也

訓幽王遇天子不如伐木析薪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
其理筭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
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
天子不如伐木析薪

訓既酢酬賓曰奠酬三爵後旅酬酬醕通

奠醕旅醕正義曰醕酢皆作酬此作醕者古字

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莫之不
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
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

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謹也

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

禮記 逝梁發笱言喪似盜寵又嘆皇恤我後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
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喪似淫色來嬖於王
盜我大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
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

孔子善

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雖知高

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

子諷小

云至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天子念王將受讒言

亦爲固

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

州

涕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毛引孟

正義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

如兄

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

弟關弓

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

齊我

多

本

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

四君子信盜盜者小人窮稱

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弑大夫則

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少入賊者盡
於盜

四前廟後寢君子所作

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
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

奚斯

四春秋之世爲公者多畿內諸侯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

三

蘇子爵

為暴

子當

兼故

蘇公

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

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

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

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

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

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謚蘇公則蘇公為卿

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

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

而行下云蘇公亦為

卿士矣

四四 蘇公得譴而暴與其侶不啗疑有慙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啗我箋云
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行見王誰作
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啗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
去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正義
知已被讒而不啗疑其譖已而內慙

五十四

吉有慶凶有咎所以敬天道示慙愧

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咎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
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
吉有賀慶凶有弔咎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
相弔咎爲不愧人不畏天也

五十四

此言陳謂公館之堂塗

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本堂塗謂之陳孫炎曰
堂下至門之徑筵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
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

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道
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
見主得至其庭

四 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何病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眙去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
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
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
我於女亦何病也

壘箎喻相和世本謂二公作壘箎謬

世本云暴辛公作壘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壘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壘箎之相和與鄭同也

諸相疑有詛法用一牲非三物並用

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柩
三軍盟諸僂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
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
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人與蘇公同
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桓疑亦應有詛法但
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
物並用其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
總而言之鄭伯殺犬雞並用非一處

十五 域短狐含沙射人五行傳滯氣所生

巷伯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蚺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蚺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

五 寺人傷於讒又傷其將及巷伯

五 疏謂周禮無巷伯知是內小臣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

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
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
名篇釋官云宮中巷謂之臺孫炎曰巷舍間道
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
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之於羣臣貴者親近
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
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
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
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

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五

萋斐以成其錦如餘泉餘砥之具文

萋斐斐兮成其具錦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具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具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正義曰釋魚餘砥黃白文餘泉白黃文云古者貨具其也

五

南箕二爲踵二爲舌踵已咬舌又侈

咳考修也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修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又哆大之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

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奢
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固被讒而勸其謹言警以女遷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
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
言乎己則亦將復訕誅也

固告蒼夫察驕人矜勞人

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御古

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

人

四 投畀有昊付昊天制其罪

四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
豺虎受投畀有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方非有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
所擇惡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
之甚欲其死亡之甚

四 之揚園先服畝立譜大臣從近小始

四

既言寺

又復言

著學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服畝丘以言此讓
人欲諧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
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
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
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
此官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二下